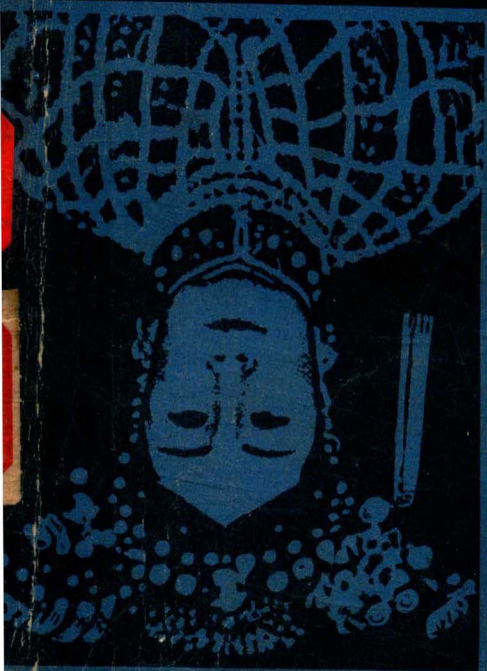


玉座珠簾
下

高阳 著



玉座珠簾下

高阳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玉 座 珠 帘

下

高阳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8印张 2插页 371,000字

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091·842 定价: 1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玉座珠帘》是长篇小说《慈禧全传》的第二部，分上下两卷。描写的是清朝同治年间（1862—1875）清穆宗时期的宫廷生活内幕。

下卷主要内容是：载淳设计、山东巡抚丁宝桢剪除慈禧的亲信、作恶多端的太监安德海。天津教案迭起，法、英等列强恃势威逼清廷，朝廷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门裁处。两江总督遇刺身亡，曾国藩赴任新职，病歿任上，引起一系列人事更动。在遴选皇后中，慈禧与慈安两太后各揣心腹事，皇帝所选大悖慈禧本意，皇帝大婚盛典后，躬亲国政，号令掌权，有违慈禧初衷，母子失和。为缓和皇族内部矛盾，在国库空虚之际，大兴土木，重建圆明园，满足慈禧的穷极奢华的生活欲望，皇帝也借查看园工之名，微服私游，结果身染重病而亡，皇后亦自戕而毙，朝中一片混乱。慈禧太后趁机过继醇亲王子、四岁的载湉为文宗之子，立为嗣皇帝，从此开始了慈禧独揽大权垂帘听政的局面，朝廷日渐腐败。

小说内容丰富，文字流畅，故事曲折，情景逼真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对清王室各种人物的昏庸、贪婪、残暴的嘴脸作了勾画。当然，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述与描绘也不无歪曲失当之处，有些观点是错误的。

本书曾在台湾出版，这次出版前，对原书做了某些校订。

目 录

(下册)

权阉乱制.....	(1)
黄雀在后.....	(11)
飞章入奏.....	(20)
权阉落网.....	(31)
密旨处决.....	(44)
母后震怒.....	(58)
民教相仇.....	(72)
天津民变.....	(83)
御前会议.....	(107)
莽臣忧国.....	(115)
江督被刺.....	(123)
风声鹤唳.....	(131)
尚书挂冠.....	(150)
醇王得子.....	(159)
姊弟情深.....	(172)
立后之争.....	(182)
痛失元勋.....	(197)
彭郎巡江.....	(213)
为民除虎.....	(227)

冠盖京华·····	(243)
大婚盛典·····	(255)
母子失和·····	(284)
躬亲大政·····	(297)
议兴土木·····	(313)
报效木植·····	(325)
欲取姑予·····	(337)
天子微行·····	(360)
词臣得宠·····	(368)
骗局初露·····	(385)
天象示警·····	(399)
天颜震怒·····	(405)
重臣交谏·····	(410)
议停园工·····	(426)
重谴恭王·····	(432)
两宫干预·····	(448)
恶疾初起·····	(456)
词臣媚主·····	(462)
天子天花·····	(476)
母后摄政·····	(497)
不祥之兆·····	(504)
贤王忧国·····	(512)
初议立嗣·····	(516)
咫尺天涯·····	(528)
天崩地坼·····	(537)

议立新君.....	(541)
午夜迎驾.....	(548)
斥退佞臣.....	(558)
皇后殉节.....	(567)

权 阉 乱 制

敬事房的总管太监，到内务府来求见明善，屏人密谈，说是安德海已经跟他说过，奉慈禧太后懿旨，到江南公干，要带几个人走。

“喔！”明善问道：“他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？是传懿旨，还是来跟你商量？”

“既不是传懿旨，也不是跟我商量，仿佛就是告诉我一声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来告诉我是甚么意思？是跟我听一声呢，还是怎么着？”

“太监不准出京。现在小安子胡闹，我不能不跟明大人回一声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明善答道，“小安子告诉你一声，你听听就是了。你现在来跟我回，我也是听听。”

“这——！”那总管太监很老实，有些莫名其妙，“明大人，”他着急地说，“这要出事的啊！一出事，吃不了兜着走，怎么行呢？”

“没有甚么不行！”明善看他老实，教了他一着：“小安子说奉懿旨，你就‘记档’好了！”

那总管太监明白了，一记了档，将来不出事便罢，一出事就有话好说，安德海是翊坤宫的人，来传慈禧太后的懿旨，还能不遵办吗？

于是他如释重负地笑着，给明善恭恭敬敬请了个安：“多谢明大人指点。”

“你懂了就行了。回宫告诉你的同事，小安子的靠山硬，少说他的闲话。”

“是。我马上告诉他们，就装作不知道有这回事儿。”

“一点都不错。”明善又问，“他到底那一天走啊？”

“挑的是七月初六。宜乎长行的好日子。”

“好日子！对，对，好日子！”明善冷笑着，停了一下又问：“万岁爷知道这回事儿不？”

“那倒不清楚。我没有跟万岁爷回，大概小李总会说吧！”

“嗯。”明善随随便便地说：“我托你捎个信给小李，有空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我有点小玩意，进给万岁爷。”

敬事房总管辞出内务府，回到宫里，第一件事就是叫小太监取过“日记档”来，把安德海的话当做“传懿旨”，据实笔录。然后坐下来细想经过；他人虽老实，却颇持重，心想太监之中，十个有九个与安德海不和；但也有些是他一党，如果自己把明善的话，跟大家一说，必定有人会去告诉他。他可能会想，说这话的意思何在？如果他聪明的话，必定会想到，这是唯恐他出京不速，显见得不怀好意。这样心生警惕，安德海必定有比较妥善的安排，甚至打销此行；而不论如何，他一定会设法报复。那一来岂非弄巧成拙，自招祸

害？

想通了这其中的关键筋节，他觉得装糊涂最妙。反正只要自己将来有卸责的余地，安德海的一切，大可不管。于是他什么话都不说，只叫人把小李找来，悄悄告诉他说，明善要见他一面。

“大叔，”小李问道：“明大人找我，总还有别的事吧？”

“没有听说。”

“那么，大叔，”小李又问：“小安子的事儿，你总知道了吧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总管太监神色自若地反问一句：“咱们得尊敬主子是不是？”

怎会说出这句话来？小李细想一想，明白了他的态度，连连答道：“是，是！怎么能不尊敬主子？那不遭天打雷劈吗？”

谈到这里，不必再多问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等皇帝上了书房，小李兴匆匆地赶到内务府求见明善。请安站起，只见明善开了保险柜，取出一具装饰极其精致的小千里镜，交到他手中说：“刚得的一个小玩意，托你进给万岁爷。”

小李答应着，当时就把千里镜试了一下；明善的影子，在他眼中忽大忽小，十分好玩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铮然一声，明善把一块金光闪亮的洋钱，往桌上一丢。

小李大喜，笑嘻嘻地先请安道谢，然后取过金洋来看；只见上面雕着个云鬓高耸、隆鼻凹眼的“洋婆子”的脑袋，便即问道：“明大人，这是谁啊？”

“是英国的女皇帝。”明善又说，“英国金洋最值钱，你好好留着玩儿，别三文不值两文的卖掉了，可惜！”

“不会，不会。明大人的赏赐，我全藏着。”

“我问你，”明善放低了声音问道：“小安子的事，万岁爷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万岁爷怎么说？”

小李不即回答，很仔细地看了看窗外，然后伸手掌到腰际，并拢四指往前一推，同时使了个眼色。

“喔，这个样！”明善想了好一会又说：“打蛇打在七寸上，要看准了！”

“是，我跟万岁爷回奏——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明善使劲摇着手说，“你不必提我的名字，你心里有数儿就行了。我知道万岁爷少不了你。”

这句话把小李恭维得飘飘欲仙；同时也助长了他的胆气，觉得他应该替皇帝拿主意。但是这个主意怎么拿？倒要请教明善。

“明大人，你老看，甚么时候动手啊？‘出洞’就打，还是怎么着？”

这一问，明善煞费思量。他昨天回去就跟他儿子商量过——文锡的手腕圆滑，声气甚广，当夜就打听到，山东巡抚丁宝桢，早就对人表示过，如果安德海胆敢违制出京，不经过山东便罢，经过山东，可要小心。以丁宝桢清刚激烈的性情来说，此言可信。而安德海如果从天津循海道南下，则又无奈他何；现在从通州沿运河走，山东是必经之路，无论

如何逃不脱丁宝桢的掌握。只要疆臣一发难，军机处便有文章好做。拿这话说给小李听，自然可以使他满意；就怕他年纪轻，得意忘形泄漏出去；或者皇帝处置不善，为慈禧太后所觉察，都会惹出极大的祸事。想来想去，总觉得是不说破的好。

于是他这样答道：“沉住气！这条毒蛇一出洞，又不是就此逃得没影儿了，忙甚么？”

看样子明善是有了打算，不过不肯说而已。小李也不便再打听，回到宫里，把那小千里镜进给皇帝；又悄悄面奏，说就怕安德海不出京，一出京便犯了死罪，随时可以把案子翻出来杀他。又说恭王和军机大臣必有办法，劝皇帝不必心急，静等事态的演变。

“好！”皇帝答应了，“不过，你还得去打听，有消息随时来奏。”

于是小李每天都要出宫，到安家附近用不着打听，只在那里“大酒缸”上一坐，便有许多关于安德海的新闻听到。到了七月初六那天，亲眼看见十几辆大车，从安家门前出发，男女老少，箱笼什物，浩浩荡荡地向东而去。

“小安子走了！”

“真的走了？”皇帝还有些不信似地，“真有那么大胆子？”

“小安子的胆子比天还大。”小李答道：“好威风！就象放了那一省的督抚，带着家眷上任似地。”

“还有家眷？倒是些甚么人哪？”

小李不慌不忙地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来，“奴才怕记不

清，特意抄了张单子在这儿。”接着便眼看纸上，口述人名：

“有他花一百两银子买的媳妇儿马氏，有他叔叔安邦太，族弟安三，有他妹子和侄女儿——名叫拉仔，才十一岁。外带两名听差，两名老妈子。”

“哼！”皇帝冷笑，“还挺阔的。”

“听说到了通州，还得雇镖客——。”

“甚么？”皇帝问道：“甚么客？”

“镖客。”小李接着解释镖局子和镖客这种行业，是专为保护旅客或者珍贵物品的安全：“小安子随身的行李好几十件；听说都是奇珍异宝，所以得雇镖客。”

“喔！”皇帝问道，“他真的带了人到江南去做买卖？是些甚么人？”

“陈玉祥、李平安……。”小李念了一串太监的名字。

“这还了得？”皇帝勃然动容：“非杀了他不可！”

小李想奏劝忍耐，但话到口边，突然顿住；在这一刹那，他的想法改变了，安德海一出京，罪名便已难逃，皇帝就这时候把他抓回来砍脑袋亦无不可。所以他的沉默，意味着并不反对皇帝这么做。

但是，皇帝却只是一时气话，并不打算立刻动手；实际上他也还不知道如何动手。有慈禧太后在上，不容他自作主张；安德海所以有恃无恐，道理也就在此。

皇帝一直到这时候才发觉，这一关不设法打破，要杀安德海还真不易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跟慈安太后去商量。

“皇额娘，”他说，“宫里出了新闻了！”

慈安太后一听就明白，先不答他的话，向玉子唠唠嘴，

示意她避开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是说小安子？”

“是！”皇帝很坚决地表示：“这件事不严办，还成甚么体统？甚么振饬纪纲，全是白说！”

慈安太后不作声，心里盘算了好一会，始终不知道如何才能让皇帝满意？

“皇额娘，”皇帝愤愤地说，“这事儿我可要说话了。”

“你别忙！”慈安太后赶紧答道，“等我慢慢儿琢磨。”

“琢磨到那一天？”

“你急也没有用。”慈安太后陪着听了八年的政，疆臣办事的规矩，自然明白：“他不是说要到江南吗？两江地方也不能凭他口说要甚么，便给甚么，马新贻或是丁日昌，总得要请旨。等他们的折子来了再说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皇帝，他找到了症结，“折子一来，留中了怎么办？”他问；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，如果有这样的奏折，慈禧太后一定会把它压下来。

“对了！”慈安太后说，“我就是在琢磨这个。办法倒有，不知道行不行？等我试一试。”

她的办法是想利用慈禧太后最近常常闹病的机会，预备提议让皇帝看奏折，一则使得慈禧太后可以节劳休养；再则让皇帝得以学习政事——慈禧太后不是常说，皇帝不小了，得要看得懂奏折；而况现在书房里又是“半功课”，昼长无事，正好让皇帝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。

慈禧太后深以为然，当天就传懿旨：内奏事处的“黄匣子”先送给皇帝。不过慈禧太后又怕皇帝左右的太监，会趁此机会，从中舞弊，或者泄漏了机密大事；所以指定皇帝在

翊坤宫看奏折。这样，她才好亲自监督。

皇帝这一喜非同小可。每天下了书房就到翊坤宫看折子；打开黄匣，第一步先找有无关于安德海的奏折？十天过去，音信杳然，皇帝有些沉不住气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问小李，“应该到江南了吧？两江总督或是江苏巡抚，该有折报啊！”

“早着呐！”小李答道：“小安子先到天津逛了两天，在天齐庙带了个和尚走——。”

“哪儿又跑出个和尚来了？”

“那和尚说要回南，小安子很大方，就带着他走了。”小李又说，“到通州雇镖客又耽误了一两天。这会儿只怕刚刚才到山东。”

小李料得不错；安德海的船，那时刚循运河到德州，入山东省境。

德州是个水陆冲要的大码头，安德海决定在这里停一天。两艘太平船泊在西门外，船上的龙凤旗在晚风中飘着，猎猎作响，顿时引来了好些看热闹的人，交相询问，弄不明白是甚么人在内？

“大概是钦差大臣的官船。”有人这样猜测。

“不对！”另一个人立刻驳他：“官船见得多了，必有官衔高脚牌；灯笼上也写得明明白白。怎么能挂龙凤旗？”

“那必是宫里来的人。”有个戏迷，想起“法门寺”的情节，自觉有了妙悟，极有把握地说：“对了！一定是太后上泰山进香。”

“你倒不说皇上南巡？”另一个人用讥笑的语气说，“如果

是太后到泰山进香，办皇差早就忙坏了！赵大老爷也不能不来迎接。”

“你知道甚么？”那戏迷不服气，“不能先派人打前站？你看，”他指着船中说：“那不是老公？”

“老公”是太监的尊称。既有老公，又有龙凤旗，说是太后进香的前站人员，这话讲得通，大家都接受了他的看法。

“咱们还是打听一下再说。”有人指着从跳板上下来的人说。

那人是安德海家的一个听差，名叫黄石魁，撇着一口京腔，大模大样地问道：“你们这儿的知州，叫甚么名字？”

“喔！”想要打听消息的那人，凑上去陪笑答道：“知州大老爷姓赵，官印一个新字，就叫清澜，天津人。”

“你们的这位赵大老爷，官声好不好啊？”

“好，好，很能干的。”

“既然很能干，怎么会不知道钦差驾到？”黄石魁绷着脸说，“还是知道了，故意装糊涂？他是多大的前程，敢端架子！”

“那一定是赵大老爷不知道。”那人大献殷勤，“等我去替你老爷找地保来，让他进城去禀报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！”黄石魁摇着手说，“看他装糊涂装到甚么时候？”

“请问老爷，”那人怯怯地问道：“这位钦差大人，是——？”

“是奉旨到江南采办龙袍。”黄石魁又说，“除非是皇太后

面前一等一的红人，不然派不上这样的差使。”

“是，是！请问钦差大人的尊姓？你老爷尊姓？”

“我姓黄。我们钦差大人，是京里谁人不知的安二爷。闲话少说，”黄石魁问道：“这儿甚么地方能买得到鸭子，要肥，越肥越好！”

“有，有。我领黄老爷去。”

“就托你吧！”黄石魁掏出块碎银子递了过去，“这儿是二两多银子，买四只肥鸭；多带些大葱。钱有敷余，就送你。”

钱是不会有敷余的，说不定还要贴上几个；那人自觉替钦差办事，是件很够面子，可以夸耀乡里的事，就倒贴几文，也心甘情愿，所以答应着接过银子，飞奔而去。